

Les Sirènes de Bagdad

Yasmina Khadra

「阿尔及利亚」雅斯米纳·卡黛哈

陈姿颖

巴格达 警报



学林出版社
www.xuelinpress.com

巴格达警言报

〔阿尔及利亚〕雅斯米纳·卡黛哈

陈姿颖

著

译



www.xuelinpress.com
学林出版社

Author: Yasmina Khadra

Title: LES SIRÈNES DE BAGDAD

Copyright © Editions Julliard, Paris, 2006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EDITIONS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. A.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格达警报 / (阿尔及利亚) 雅斯米纳·卡黛哈著;陈姿颖译.

-- 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17.2

ISBN 978-7-5486-1184-4

I. ①巴… II. ①雅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- 阿尔及利亚 - 现代 IV. ①I34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2841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**学林出版社**

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/传真:64515005

网址:www.xuelinpress.com

责任编辑:许苏宜

执行编辑:张亦非

装帧设计:尚燕平

内文制作:龚碧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: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:www.ewen.co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:1230mm×880mm 1/32

印张:8.625 字数:181千字
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贝鲁特001

卡拉姆村015

巴格达101

贝鲁特211

贝鲁特

Bairut

夜幕再次降临贝鲁特，整个城市又蒙上了面纱。假如昨天的骚乱未曾将贝鲁特唤醒，恰巧证明了这城市正处于梦游状态。俗话说，就算冒着失去梦游者的危险，也不该打扰正在梦游的人。

贝鲁特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还以为这城市应该很有阿拉伯风味，并且对此引以为傲。但我错了。她不过就是个无法定义的城市。比起真实历史，她更接近幻觉，弄虚作假，就像一场令人失望的闹剧。也许就是因为她固执地想模仿那些敌对的城市，守护她的圣人才抛弃了她，任由她饱尝战乱、前途多舛。这城市确实经历过惨痛的噩梦，但她学到教训了吗？我越观察贝鲁特，就越不了解她。在她那潇洒的态度中，有种毫无道理的傲慢。这城市扯谎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做作的神态只骗得了笨蛋。人们赋予她的魅力，根本不符合这城市实际的灵魂状态，就像仅用一块丝绸掩盖内里的丑陋伤疤。

每天，她都大声疾呼自己已经承受了够多苦难，却又不下定决心有所改变。昨天，城市满街紧闭的橱窗还吐露着她的怨愤；而今晚，她仿佛又要飞上极乐云霄，任凭自己再次沉溺于黑夜的怀抱。时间尚早，灯光与霓虹招牌已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；车灯交错中，大汽缸的车子自以为高明地招摇过市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夜晚已准备好好好放肆一番，人们打算纵情声色直到天明，哪怕星期日做礼拜的钟声也吵不醒他们。

我来到贝鲁特是三个星期前的事，距离前总理哈里里遭暗杀已逾一年。一下计程车，踏上人行道，我就发觉这城市的虚情假意。她的哀悼不过是表面功夫。她的记忆像锈蚀的漏勺，什么也留不住。才踏上这块土地，我就已经开始讨厌起这个地方了。

早晨，市场的嘈杂声还依稀朦胧，一股隐约的厌恶便向我袭来；夜晚，见到寻欢作乐的人们坐在擦得晶亮的跑车上，放着高分贝的音乐时，我也感到同样的愠怒。他们到底想证明什么？证明就算发生恐怖袭击，他们依然可以大声欢笑吗？证明不论情况如何艰难，生活依然得继续吗？

我一点也不懂他们的闹剧。

我是贝都因人，生于卡拉姆村，一个位于伊拉克广袤沙漠里的荒凉小村落。那里十分隐蔽，经常埋没在海市蜃楼中，直到太阳下山才隐隐若现。大城市总让我深深感到不信任，但贝鲁特翻脸之快更使我眩晕。在这里，你越是相信自己已碰触到事实，就越难确定什么才是真的。贝鲁特就是这样：她的牺牲是骗局，她的眼泪是虚情假意。我恨透了她的，恨她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却没胆量付诸行动，也无法贯彻到底，恨她总想脚踏两条船：国库空了的时候，就往阿拉伯世界靠拢；发现与西方世界共谋有利可图时，又朝那边贴过去。早上还奉为圭臬的，傍晚就弃绝；在此处要的，换个地方她又不要了。她总是紧追在不幸的屁股后面，像个习惯于逃家的乖戾孩子，不知道自己四处追寻的东西，其实近在咫尺……

“你该到外面伸伸腿，抖擞一下精神。”

贾拉勒博士站在我背后，鼻息拂过我的后颈。

他在后头观察我自言自语多久了？

我没听见他走过来，所以当我发现他像猛禽盯着猎物一般，盘踞在后头偷听我的想法时，我有些恼怒。

他猜到自己让我感觉不快，于是用下巴示意那条大马路。

“很棒的夜晚。天气好，咖啡座爆满，路上到处挤满了人。你应该好好把握难得的夜晚，别在这儿不断反刍你的忧虑。”

“我没有忧虑。”

“喔，那你刚刚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而且我讨厌这个城市。”

博士把头往后缩，装出挨了一拳的样子，皱眉说：“你搞错敌人了，年轻人。贝鲁特不讨人厌。”

“我就讨厌她。”

“你错了。这是个饱受苦难的城市，简直沦落到底了，还能有今天算是奇迹。现在她还在恢复，慢慢的，虽然依旧狂热不安，有点精神失常，但她会撑过来的。个人认为她令人钦佩。没多久之前，人们还动不动就在这儿丢掉性命呢……所以有什么好怪的呢？这城市哪里惹你讨厌了？”

“所有一切。”

“好笼统。”

“一点也不笼统。我不喜欢这城市，就是这样，讨论结束。”

博士并未坚持下去。

“随你便吧。来根烟？”

他递来他那包烟。

“我不抽烟。”

他又递给我一瓶易拉罐。

“喝啤酒吗？”

“我不喝酒。”

贾拉勒博士把啤酒放回柳编小桌上，然后身体倚着栏杆，肩并肩站在我旁边。他满是酒气的呼吸让我窒息。我记不得什么时候见过他清醒的样子。才五十五岁就未老先衰，脸色泛紫，内凹的嘴角满布皱纹。今晚他穿着厚厚的运动外套，鲜艳的颜色让人想起黎巴嫩国家队的代表色；外套前襟敞开，里头是件血红色背心，脚上穿着簇新的篮球鞋，鞋带松开了。他看起来就像刚睡完一场舒服的午觉，动作还带有睡意，平常敏锐而狂热的眼睛，只透过浮肿眼皮之间的细缝看人。

他随手抚平头顶的头发，掩饰他的秃头。

“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”

我沉默不语。

“我一个人在房里有点闷。旅馆里一点儿新鲜事也没有，既没筵席，也没婚礼，活像个等死的地方。”

他拿起那罐啤酒靠近嘴边，仰头灌了好大一口，突出的喉结随之起伏跳动。我第一次发现他的颈部原来有一道可怕的疤痕，长长画过喉咙。

我轻微皱眉的动作没有逃过他的眼睛。他停下来，用手背擦擦嘴。接着，他轻轻摇头，目光又转向被歇斯底里的五光十色所吞没的城市。

“很久以前，我曾经上吊自杀，”他靠着椅子扶手说，“用一条麻绳。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岁……”他又吞下一口啤酒，接着说，“我撞见我妈和别的男人在一起。”

贾拉勒博士的话使我有些张皇，他的眼睛紧盯着我。我承认他确实经常出其不意逮到我，率直的言辞总令我不知所措。我对这样的坦白不大习惯。在我的家乡，这种告白可是会出人命的。我从未听过任何人这样谈及自己的母亲，而且他揭开家族丑事的语调如此平淡，也让我感到狼狈。

“人生难免会遇到这种事。”他接着又说。

“我同意。”我敷衍着回答，打算转移话题。

“你同意什么？”

我感到尴尬，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，而且被问到词穷也让我手足无措。

但贾拉勒博士并未追问。我们不属于同一类人。当他跟我这种人说话的时候，他总觉得像在对牛弹琴。然而孤独压迫着他，即使再怎么微不足道的聊天，也能让他避免成天沉迷于酒精之中。贾拉勒博士不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在喝酒，酒一下肚，情绪就安分了，但他仍不敢信任这个刚刚抵达的世界。尽管他不断告诉自己，他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，还是无法说服自己。这些“照顾”他的人，不也会暗地开冷枪、在驾驶座底下放炸弹、将人割喉、闷死，好摆脱看不顺眼的人吗？的确，自从他来到贝鲁特，还没见过那些血淋淋讨伐叛乱者的武装行动，但接待他的这些人，手上的人命也不少。他们在他们眼中看到的信息绝对不会错：他们都是死神的化身。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可能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，就一命呜呼了。一个负责照顾我，名叫伊马德的男孩，两个星期前被发现倒毙在一个广场中央，趴在自己的排泄物里。警方认为他是注射毒品过量致死，这样也好。至于伊马德那些用感染针头将他处决的同伴，则没来参加他

的葬礼，一副好像彻头彻尾不认识他的模样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贾拉勒博士钻进被窝睡觉前，总会再三检查床底下有没有人。

“你刚刚在自言自语。”他说。

“我有时会这样。”

“你都说些什么？”

“……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转头再次凝望着这座城市。我们站在旅馆顶楼的露台，一个有点像玻璃包厢的地方，面对着交通要道。这里有几张柳编椅、两张茶几，放满书本和小册子的书架前面还有张沙发。

“别问自己太多问题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人在独处的时候，常会问自己很多问题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

贾拉勒博士在欧洲几所大学教了很久的书，常上电视节目抨击那些同为伊斯兰教徒却被他称为“异端罪犯”的人。颁布宗教法令，或者威胁要绑架他，都无法限制他激进的言论。就在他快要成为这一方的领袖人物时，不知为何突然转而成为另一方的先锋。出于对西方同僚的深切失望，并发现阿拉伯人的身份使他的学识不可能受到公平的认可，贾拉勒博士写了一篇文章，开始控诉西方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存有严重的种族歧视。他的态度也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转而向另一方靠拢。起先，伊玛目¹还怀疑他是双面间谍，不过后来便为他平反，并委以重任。

1 伊斯兰宗教导师。

今天，他行遍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，用自己可畏的演说天赋与聪明才智为圣战组织服务。

“附近有家妓院，”他对我提议道，“想不想去看看？”

我讶异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也不算是妓院啦，总之跟一般的不同，能够进去的客人屈指可数。哈沙基尔夫人那里出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大家喝喝酒、抽抽大麻，尽兴玩乐，不惹麻烦，你明白吧？完事就各自走人，假装谁也不认识谁。至于那里的女孩……长得漂亮，花招又多，非常专业；要是你突然不行了，她们也能一下子就让你再‘站’起来。”

“我没兴趣。”

“怎么会？我在你这年纪，可是有得干绝不放过啊！”

他的粗鄙让我哑口无言。

我很难相信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人，说话竟然也能如此粗鄙下流。

贾拉勒博士大约比我年长三十几岁。在我的家乡，根本不敢想象在长辈面前谈论这种话题。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叔叔走在巴格达街上，一名路人只是在我们面前骂了一句粗话，就让我们羞耻得吓呆了；当时地上要是有个洞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说了不去。”

贾拉勒博士看起来为我感到万分可惜。他靠在锻铁栏杆上，手指一弹把烟头抛向黑夜的虚空中。我们两人望着烟头的红点顺着楼层弹飞、坠落，直到砸在地面，散落成破碎的火花。

为了转移话题，我问道：“你觉得他们有朝一日会加入我们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。”

贾拉勒博士斜眼望着我说：“你是处男，对吧？我在跟你说这附近的妓院……”

“而我在跟你讨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，博士！”我坚决地抗议，试图把他拉回正常话题。

他终于了解自己猥亵的提议使我感到不快。

“他们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吗？”我又问了一次。

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对我来说，很重要。知识分子会让一切变得有意义，会把我们的事迹传颂出去，我们的战斗就会受到纪念。”

“前人的经验还不够你得到教训吗？”

“我不需要靠前人的经验来寻找前进的动力。我以前遇过的丑恶行为与惨剧，足以催促我向前迈进。但是战争不仅于此。”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知道他是否理解我的意思。他却只是定睛望着楼下的商店，然后微微点头。

我接着说：“我来到巴格达，听过很多空话，也有很多人对我说教。这些废话让我愤怒得像只发狂的骆驼。我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把地球从北极到南极整个扔进粪堆里！然而，当我心中对西方的怨恨从像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口中说出来时，我的怨恨忽然都转变成骄傲。我不再对自己感到怀疑，因为你已经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。”

“什么疑问？”他抬头问道。

“当你盲目开枪的时候，心中真的会闪过一堆疑问，因为倒下的不一定是叛徒。我们的子弹有时也会搞错目标，令人挫败。”

“战争就是如此，孩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战争两个字不能解释一切。”

“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杀人，人杀你，从石器时代就这样了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各自望向城市的两端。

“如果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能认同我们的战斗，那就好了。你认为有可能吗？”

他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“会认同的人恐怕不多，但必然会有一些数量的人加入我们。对西方，我们已经没什么可期待的了。我们的知识分子最终一定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现实，西方世界只爱他们自己，只为他们自己着想。他们对我们伸出援手，也只是为了利用我们，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。等玩够了，就把我们扔了、忘了。”

博士的呼吸激动起来，胸膛起伏。他又点燃一根烟，点烟的手颤抖着。打火机点燃的瞬间，火光照亮了他的脸，扭曲得像块抹布。

“可是你以前不是也常上他们的电视……”

“对。但让我上电视又代表什么？”他低声抱怨道，“西方世界永远不会认同我们。对他们来说，阿拉伯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蠢蛋。我们越是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他们就越不认同我们。要是不巧，那些雅利安人的小集团被迫得给我们这些阿拉伯奴隶一点认可，他们最终仍会以瑕掩瑜，忽视我们真正的价值。我对此很有经验，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博士好像想一口气抽完整根烟，他的烟因快速燃烧而发亮，照亮了露台。

我聆听着这些话。他对西方的抨击，和我的执念有相似之处，加强了我的定见，为我的思想注入一股力量。

他继续愤恨地说：“在我们之前，前人已经为此付出过代价。

他们到了欧洲，以为找到一片能理解他们、提供他们希望的乐土，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物。天知道怎么会那么蠢，他们对此还是尽量忍耐，因为他们依然相信所谓的‘西方价值’。别人随口的承诺，他们都当真；言论自由、人权、平等、正义……这些伟大却空洞的字眼，就像消失的地平线。发亮的东西不一定是黄金。从前那些天才，有谁成功过？大部分都郁郁而终。我打赌他们在坟墓里都还在怨叹时不我与。然而，他们哪里晓得自己所受的一切痛苦，摆明了都是徒劳。所谓的‘西方友人’根本从未打算认同他们。真正的种族歧视总是来自知识阶层。随便打开一本书，都透露着种族隔离。我们永远不可能恢复旧日的辉煌。过去的伟人花了很久才意识到，平反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到来……我们永远不可能受到公平对待，甚至我们自己都对这种否定免疫、麻木了。古老的谚语说得好，‘不拥有的人，不能给予。’西方人的心既无慈悲，又如何能将爱心施舍给我们？西方的友谊只是苦涩的谎言，一种精美巧妙的邪恶，一首金嗓海妖（Sirènes）¹吟唱的魅惑之歌，为的是淹没、毁灭我们的自我认同。西方美其名为乐土，事实上却是让我们万劫不复的地狱……”

“你认为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吗？”

“没错。共存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他们不喜欢我们，我们也受不了他们的傲慢，双方必须彻底分割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但是在筑起隔离的高墙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报复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一定要让他们明白，真正的懦弱不是我们的忍耐，而是他们的欺压。”

1 Sirènes 既是希腊神话中的金嗓海妖，也有“警报”之意，呼应本书书名。

“最终哪一方会赢呢？”

“无可失去的一方。”

博士将烟头扔到地上用力踩熄，仿佛在踩碎一只毒蛇的头。

他闪烁着光芒的瞳孔再度使我无所遁逃。他盯着我说：“我希望你会好好教训那帮混蛋。”

我默不作声。他应该不知道我来贝鲁特的目的。任何人都不该知道，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的任务将会是什么。我只知道这将是敌境从未见过的大规模行动，爆炸性比“9·11”更甚千百倍……

博士猛然发现自己正让我们两人都陷入危险的境地，于是捏扁了手中的易拉罐，投入垃圾桶中。

“到时候场面一定很浩大……”他低声地说，“我可绝对不能错过。”接着他起身和我道别，回他的房间去。

再度剩下我一个人。

我转身背对着城市，想起我的家乡……卡拉姆村，既丑陋又可悲的小村庄，但在我心目中，即使再多绚丽的嘉年华也不能与之交换。那是广袤沙漠中的悠闲角落，尚未遭受人工装饰破坏的原始环境。不知道多少世代以来，村民们一直住在用柴泥盖的土围堡垒里，远离尘世与肮脏的野兽。他们满足于微薄的餐食，感谢上天的恩赐。不论面对新生命的到来，或者亲人的逝去，都只有赞美与感谢。我们虽穷困而卑贱，却平和而安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的私有空间遭人践踏，禁忌受到挑战，尊严被践踏在污泥与鲜血之中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带着手榴弹与手铐的野蛮人，借口带来民主、自由，却毁灭了巴比伦的花园，平和的诗人这才知道：自由必须奋起争取才能获得……